

責任編輯：張旭婕

「扒糞」精神

琴台聚
黃仲鳴

英國學者大衛·麥非(David Murphy)將記者分為三類：第一類是報導大眾事件與官方說法的一般記者；第二類是針對官方去設法尋找解釋與詮釋的專家記者；第三類是找出背後證據的調查性記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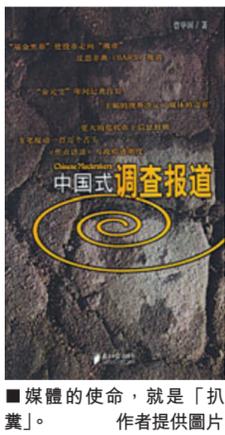
這三類記者中，最具挑戰性和最有新聞價值的當然是第三類。一篇爆炸性的調查報導，能令高官議員辭職，甚至總統下台。但其實，無論是甚麼類型的記者，都是調查記者。在平常的新聞裡，每每隱藏着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。

記得，七十年代北角七姊妹道破獲了一個真人表演的淫窟，這在當時來說是一宗「司空見慣」的突發新聞；有個記者卻從一個「看客」的口中，聽到這麼幾句：「真倒楣！每次看到的都是這對男女！乏味啊！今晚不想來了，醒目的「一般記者」卻聽者有意，一查之下，即揭發一個少女被情郎騙落火坑，本意祇死從，但與情郎同床共枕，則心甘情愿的癡情故事。

當然，這與七十年代美國的「水門案」一比，這只是小調查而已。「水門案」同樣是一宗社會新聞，一宗潛入水門大廈民主黨總部偷竊的三流案件。但在《華盛頓郵報》兩位年輕記者伍華德和伯恩斯坦硬而不捨的追查下，揭發出政治上的「驚天大陰謀」，最終導致總統尼克松下台。

因此，在每日新聞的例行過程中也包含調查報導，也可揭發許多新聞的背後故事。

近讀曾華國《中國式調查報導》(廣州：南方日報出版社，二〇〇六年)一書，對中國近年的「扒糞」工作分析甚詳，值得一看。所謂「扒糞」，緣起於美國上個世紀初，一批由記者和作家對美國當時社會政治道



媒體的使命，就是「扒糞」 作者提供圖片

德墮落，極表不滿，憤而深入報章和揭醜，將政界、商界以及社會各個層面的腐敗現象，透過勤筆揭露無遺，成績斐然可觀。在方今大陸，這種精神，實應予發揚。

曾華國說，「扒糞」報導包含三個基本要素：一、不是通過別人調查而得的報導；二、故事的主題包含一些值得閱聽者關注的重要因素；三、有人或有組織企圖對公眾隱瞞這些事件。這三個基本要素強調了調查性報導的目的，是揭露某人或某組織刻意隱瞞的信息，也就是說他們企圖向公眾隱瞞這些事件，是因為這些事件中包含了不道德甚至違法因素。

調查性報導的新聞源，曾華國分為兩類：媒體自己得到新聞線索進行實地採訪調查後報導，或是從其他媒體的部分報導中挖出大源頭，揭露出其中的新聞大內幕。前者稱之為「打老虎」，後者稱之為「打受傷的老虎」。「打老虎」的新聞線索，在香港常見的有讀者報料，或是從政府公告、公司年報、數據等去尋蛛絲馬跡；「打受傷的老虎」可稱為「新聞尾」，深入、再深入去挖掘不為人知的另一面，直到完全揭露真相。

這書分析透徹，讀後感慨良多。一旦從事媒體這行業，就需有這種「扒糞」精神。

逍遙遊

翠袖乾坤
伍淑賢

港人每逢長周末假期，都會到外旅行，短的去內地或東南亞，長的去歐美。如果放假不出門玩，同事多會覺得很奇怪。

不過旅行並非一直都這麼理所當然的。我們這一輩的父母，特別是那些七八十年代已離世的老人家，很多人一生都沒坐過飛機，沒去過旅行。民國成長的一代，唯一近似的旅行經歷，可能是打仗時走難，風餐露宿，順便看看路上的景色，不過並沒有遊人的愉快心情。這批人後來在香港落腳，偏又兒女成群，唯一的旅行，可能是帶著六個小孩子去中環兵頭花園(即動物園)走走，或者去發展前的沙田萬佛寺看看，借親戚的相機拍幾張黑白照。八十年代的繁華，他們趕不上，又或者沒有閒錢，或身體不好，始終去不成。

也有人隨時可以去旅行，卻不想去的，特別是男人。朋友中，有做裝修生意的，兒女都結婚了，可以隨時跟太太去遊歷，但他只喜歡工作，一年只休息一至初三，最討厭去旅行，因為覺得很麻煩，又要收拾行李，跟團似走難，食物又難吃，風景在電視上已經看過了，遇上麻煩的團友，更是貼錢買難受。另外有個朋友，不是沒錢，不是沒時間，但三十年沒去過旅行，因為自從三十年前跟女友去過幾次天堂般快樂的旅行後，女友卻嫁了別人。為怕觸景傷情，他索性以後都不再去旅行。

時下租貴兼生活費高，最近發現原來不斷去旅行，可以是省錢的生活方式。朋友的父母已退休，兒女都結婚了，嫌房子太大，索性賣了，按星期租服務式酒店住，每月一半時間去旅行，一星期租兩晚，後來發現有些內地團極便宜，幾百塊錢四五天，包五星酒店和三餐，比住香港花費更少。於是一團緊接一團的去，常常離隊探當地朋友，樂不思蜀。不過別以為他們生活拮据才這樣過活，其實他們兒女有多個物業，特騰出兩個單位讓兩老放東西。有這種條件，方可逍遙遊。

回味黑鮪魚料理

海天
蘇狄嘉

「黑鮪魚」為鮪魚類中最大型品種，其產量僅佔鮪魚所有漁獲量之百分之二，黑鮪魚肚的肉質是生魚片中的極品，充滿油脂，入口即溶化，媲美冰淇淋；背部魚脂較小，乾煎後，魚頭用東坡湯、清蒸或鹽燒，皆非常美味。台灣的東港佔了地理位置上的優勢，每年五至七月，趁著魚群由太平洋由南向北迴游，漁家可以捕獲大量黑鮪魚，成為沿海漁業中最重要的漁業之一。東港正式捕撈黑鮪魚的歷史長達二十多年，據老一輩漁民講述，黑鮪魚是淺海魚類，甚難捕獲。早期黑鮪魚只是鮪魚混獲的零星漁獲，全都要靠漁民的經驗與運氣，直到最近十年，技術開發成熟，漁具設備改良，經驗傳承累積，同時引進導航定位儀器，掌握海域海流資訊及黑鮪魚生態習性等因素下，捕獲量才大增，不僅是台灣第一，亦位居世界第一。

早十多年前，黑鮪魚漁獲主要外銷日本，市場佔有率達八成以上，往往魚才剛上岸拍賣即空運外銷日本，近年則逐漸轉向內銷市場，更帶動地方產業發展。二〇〇一年起，東港開始主辦黑鮪魚文化觀光季，吸引饕餮遊客從世界各地湧至，旅遊業因此興旺百倍。

是次「追蹤黑鮪魚」之行，除了在漁市場大啖生魚片外，還包括在高級餐館享受正宗的「黑鮪魚料理」。由比較三種不同部位(大脂、中脂、赤身)的魚生片開始，繼而是經過微焗的鮪魚握壽司、鐵板燒出爐美松阪牛肉的黑鮪魚松阪、還有充滿香烤黑鮪魚骨、像豬肋骨的香烤黑鮪魚骨、還有充滿滿骨膠原的鮪魚脊骨骨、烹燉出龍骨四神湯……每一道菜式都叫人驚喜、叫人回味！



黑鮪魚片充滿油脂，入口即溶。 網上圖片

德墮落，極表不滿，憤而深入報章和揭醜，將政界、商界以及社會各個層面的腐敗現象，透過勤筆揭露無遺，成績斐然可觀。在方今大陸，這種精神，實應予發揚。

世界原來如此多彩

年紀大了，身體機能變壞，用了幾十年的心臟、耳朵、腸胃、眼睛等等器官當然都會磨損或者產生變化，老年人往往視力退步，原因之一是眼睛白內障。數年前眼科醫生已經告訴我有了輕度白內障，暫時不必做手術，但近半年，障礙加重，讀報時已看不清小字，所以要考慮進行手術把障礙清除。

有了這打算之後就收集了一些資料。親朋之間曾經有過清除白內障手術的不少，各有一套說法：大部分是在眼科診所進行的，相當簡單，只要是預約了醫生，訂了日期時間，到了診所便可動手手術，做完了休息一會兒便可離開。這種方法收費也較實惠，約在港幣萬多元左右(以一隻眼睛計算)。通常，白內障患者都會兩眼開關一段時間動手術，也有人只需做一隻眼的。香港公立醫院也可為患者動手術清除白內障，但據說要排期兩至三年，因此，可以勉力負擔費用的都去私營診所解決。如果因特殊健康理由或者經濟條件許可，有些人會到私家醫院住院(通常一天)然後動手術，也有少部分患者選擇全身麻醉進行。這樣，費用當然較高，譬如說，住院的要負擔房租和較高的手術費，一隻眼睛的費用會達四萬至五萬港元。

白內障清除手術風險較低，手術費也算克己，但效果立竿見影，所以可以說很值得做。我去看了眼科醫生，定了手術日期，選擇了留院一天的程序，先做右眼，一個月後再做左眼。我相信手術過程不會痛而且也有信心不會慌亂，所以，選擇了局部麻醉。

由於我曾有過幾次外科手術和「通波仔」經驗，所以在等候這小手術期間並沒有忐忑不安。到了大日子那天，晨早起來吃早餐，去醫院辦了入住手續，準備中午十二時做手術。

入鄉隨俗，在病室中要換了手術衣服才進手術室。患者眾多，排隊等候。護士給量血壓，較平時增高了些，但也無妨。輪到我了，躺到手術床上，醫生和護士細心指點，先行對病眼和周圍清潔消毒麻醉，做了大概十多分鐘；然後正本戲開始，我一直可以看到週邊的情況和聽到各種交談和聲音，只感到不斷有液體滴在眼窩裡，沒有痛感。大約也是十來分鐘吧，醫生說做好了，手術台上的一幕也就結束了。

右眼給紗布蓋着回到病室，可以正常飲食，看東西還是那麼模糊不方便。傍晚，醫生巡房檢查術後情況，看了一下，說：「可以拆下紗布了。」於是，剎那間眼前一亮，房間為之變色，原本我正看着的晚間電視新聞熒幕顯現的顏色驟然變得鮮艷玲瓏：紅的鮮紅、綠的嫩綠、藍的湛藍、白的雪白……尤其是廣告時段那精心攝製的畫面，清晰漂亮的大片色彩搶進眼簾，真讓我驚呆了，感到一種很奇妙的新鮮。環顧一轉，護士小姐的白袍泛着藍光，醫生頭上原來有幾根白髮，窗玻璃上的一個黑點原來是一隻蒼蠅；往窗外望，對面屋頂上的魚骨天線線歷歷可數，街角的一片草地綠油油，原來草地旁還長着幾叢茂密的長春花。

醫生再囑咐了幾句便走了。我趕忙拿起桌上的報紙，彩圖艷麗、字體筆劃清晰、黑白分明。我瞥了一下原來壓在報紙上的放大鏡，估計可以向它告別了，感謝它年來的服務。

走到窗前，拉起窗簾，暮色漸漸四合，近處的樓房留下了輪廓，住宅的窗戶相繼亮起燈光，屋內人影綽綽，歷歷可數。放眼遠眺，銅鑼灣和灣仔高樓遮了半邊天，屋頂上的霓虹燈和活動廣告燈牌已在暗藍的夜空中閃閃發光，可以清楚看到廣告的字句或者建築物的標誌，不時轉換內容的活動廣告更為觸目，跳動的形態和斑斕的色彩充分表露着電子時代特色。新的巨廈除了獨特的建築設計之外，通常都加上變幻的燈飾或者用連綿的燈光勾畫出輪廓，在夜空中繪出圖畫。雖然不是節日，沒有那大陣的彩燈，但是，小面積的燈光招牌和廣告，加上窗戶透出的光亮，已經如同萬千顆五光十色的琉璃珠子灑落天際。眼前如同拉開了帷幕看到一幅華麗的佈景：這是真的嗎？為甚麼這麼新鮮這麼悅目？以前我眼下的世界從沒有如此漂亮動人。舊有的世界像是一幀發黃的照片，輪廓模糊、斑駁處處，畫面褪色，而突然之間，眼前擺上的是數碼彩色立體大銀幕，恍如天際巨作。

佇立窗前好一會，讚賞着這新鮮美景。我珍惜這剛獲的寶貝。似乎擔心用壞了它，不敢多作勾留



白內障手術在進行中。 作者提供圖片

遠眺。回到房中對着鏡子看看眼睛究竟有了甚麼變化，只見眼上皺紋多了，眼珠並無異樣。

清除了白內障就等於撥開眼前的薄紗，讓真實的世界投進視網膜，可以看到繽紛多彩的景色，當然也可以看到陰暗的另一面。最要緊的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客觀事實，不至被橫亘在視線上的東西擋住真相。當然我的這次經歷並不能代表任何白內障手術的結果，患者應該還醫囑。我也在期待着一個月後我在進行左眼的手術時，吉人天相，也可以有同樣理想的效果，使我更進一步認識這多彩的世界。

與通脹賽跑

思援天地
思旋

今年港股真箇應驗了「五窮、六絕」。上周恒生指數連破多個支持點，受外圍因素影響，連二萬二千四百點都守不住，好友信心不振，淡友勝了一仗。但願七翻身真能如願有起色。內地財政官員有意無意「出口術」，表示「國際板很快推出」。對於港股市場而言，顯然不會有正面效果。事實上，人民幣資本項目至今仍未可兌換，即是說「人民幣仍未開放」，推出所謂「國際板」顯然不明智也未成熟。在內地，就算新措施項目一切就緒了，但是真箇要出台的話，首先必然要中央大環境配合，要在適時並有政策及成熟條件下，相關部委都有共識才是推出的時機。竊以為，此時此刻要推出國際板並非最佳時機。可惜，現時港股已被壓得喘不過氣來。倒霉。

每逢長假或假期被稱為黃金假期，香港機場在黃金時段皆人頭湧湧，事關來往客人多之故。雖然香港機場曾多次被評為世界最佳機場之一，但是，隨着時間推進，出入人數隨之而漸升，終有一天見飽和與損航空業發展。最近就是否加建第三跑道，機場管理局向市民徵詢意見。按推算，為長遠計，香港機場有必要盡快建第三條跑道。站得高望得遠，政府和領導要有高瞻遠矚的氣魄和眼光。更何況通脹厲害，機場新工程要令市民關心市場變化，盡早拍板投入新跑道建設，要門快和通脹賽跑。機場第三跑道如真的投入建設，需動用千三百億元投資，表面看來可真是太貴太貴了。相信港人有反對建第三條跑道是因為要動用資金太昂貴了。是否有減縮通脹的能力，能早日拍板興建的話，費用有減，反對聲音也會減弱的。

張小姐來電問我有否興趣看《建黨偉業》。這齣電影，買張入場券花無幾錢，能觀欣賞到二百多位重量級明星演出，倒還是其次，重要的是戲內內容，《共產黨九十年風雲》故事是一史詩一片，也有人以八卦心情作「野史」看哩。

杭州四季酒店

生活語絲
吳康民

到了杭州，由友人安排，住進了西湖畔的四季酒店。

這個套間，不僅有客廳書桌，還有一個可眺望西湖的私家花園。

四季酒店是新世纪崛起的國際高級酒店。香港的四季，名氣好像已超越老牌九龍半島。澳門的四季，也是威尼人附屬的高級酒店。四季在內地還有三家，便是上海、廣州和杭州。台北也有。四季在世界上最大的。但杭州的四季，卻是超小型的，只有七十八個房間，而我住進的套間，卻只有七個。

由於處於西湖湖畔，佔地甚廣。亭台樓閣，樹蔭處處，鳥語花香，令人心曠神怡。因此，聽說訂房不易。

他們的宣傳口號是：「您為甚麼選擇四季酒店？因為這裡讓您找到家的感覺。」

是的，這裡令你有家的感覺，因為它還有一個廚房。中國人的旅遊習慣是到處觀光，西方人的旅遊目的是休息。中國遊客把酒店當作是歇足之地，西方遊客把它當作是臨時的家。

我是中國人，雖然旅遊經驗豐富，去過六洲六十幾個國家百多個城市。今天年紀老邁，思緒不而思緒，但仍不尋幽探秘了解異地風土人情的習慣，不會想着安安靜靜地留在酒店房間中過日子。雖然每天兩節活動花的時間不多，中午還能回房間午睡片刻，但仍感到有點疲累。但回來後我整天留在酒店客房，又覺得要出來旅行幹甚麼。

我們是自由行，愛幹甚麼便幹甚麼，不受時間和節目的限制。但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不出門，便又有失落感。至於有些趕鴨仔式的旅行團，是應有盡有。中國人要多跑多跑才有所值的要求。這類旅行團，我已經不敢問津多年了。

說到這家四季酒店的軟件，還是有可議的地方：臥室內居然出現螻蛄，吹風機與電話頭不配套。

有關「世界觀」的一點補充

詩幻留形
陳智德

在第六屆「大學文學獎」頒獎禮的「也要翻書」專題座談會中，主持人胡燕青老師提出如何提升青年人寫作視野的問題，由左翼文學、唐君毅和我作輪流發言。三人雖然認識不深，但對擴闊寫作視野之途的見解頗為接近，只是表達的方向和重點不同而已。

在座談會上，我提出「世界觀」的問題，在而言，寫作視野首重世界觀，問題有點接近高質文學的思考，過去，左翼文學者強調「正確的「世界觀」，例如茅盾在《夜讀偶記》所說，寫實不只是一種技巧，徒具寫實的內容不足以受重視，因為左翼文學更重的是「世界觀」，真正的寫實不只在內容上反映現實那麼簡單，更須認清世界上之實質，批判社會和建制的公義、為弱勢階層「發聲」。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寫實常涉意識形態論爭，這是文學史的發展事實，但不等於寫實是文學的本質。

若撇除左翼文學固有的觀點，重新探問寫實文學的意義，其精神在於作者提出被忽略的現象，在主流的取向以外，以關注或批評的角度，提出獨立的觀察，引發思考，指向對制度的反省和討論，對不合理者要求改進，透過文學把其獨立視點放置在主流以外的框架去呈現，這就是我所說的世界觀。

當然，世界觀不只是寫實文學的要點，事實上，寫實對現代，或民間對學院的二元對立，評鑑作品的標準絕不由於流派的劃分，而依然是文學本質的高低，包括語言、技巧、視野、思想等角度的考量。文學的語言和技巧需要日磨練浸淫，而世界觀的成長又何嘗不然；文學者需要長年累月的堅持和更新，走過長途，方可強立而不反。